

對你說
一直想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Alice
Munro

短篇小說系列

艾莉絲·孟若——著

王敏雯——譯

對你說
一直想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Alice
Munro

短篇小說系列

艾莉絲·孟若——著

王敏雯——譯

一直想對你說：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8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作者 艾莉絲·孟若 (Alice Munro)
譯者 王敏雯
總編輯 陳郁馨
主編 張立雯
行銷企劃 楊詩韻
電腦排版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之4號8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891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5年2月
定價 新臺幣320元

ISBN 978-986-359-096-5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Copyright © 1974 by Alice Munro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Co.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一直想對你說：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
短篇小說集.8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
著；王敏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木馬文
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2015.02

面： 公分. -- (木馬文學；89)

譯自 :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ISBN 978-986-359-096-5 (平裝)

目錄
contents

- 1 | 一直想對你說 005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 2 | 素材 037
Material
- 3 | 相遇 066
How I Met My Husband
- 4 | 凌空 095
Walking on Water
- 5 | 寬恕 129
Forgiveness in Families
- 6 | 告訴我，愛還是不愛 147
Tell Me Yes or No
- 7 | 破船 174
The Found Boat
- 8 | 行刑者 192
Executioners
- 9 | 馬拉喀什 215
Marrakesh
- 10 | 西班牙淑女 239
The Spanish Lady
- 11 | 冬風 262
Winter Wind
- 12 | 追悼 281
Memorial
- 13 | 渥太華河谷 309
The Ottawa Valley

對你說
一直想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Alice
Munro

短篇小說系列

艾莉絲·孟若——著

王敏斐——譯



目錄
contents

- 1 | 一直想對你說 005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 2 | 素材 037
Material
- 3 | 相遇 066
How I Met My Husband
- 4 | 凌空 095
Walking on Water
- 5 | 寬恕 129
Forgiveness in Families
- 6 | 告訴我,愛還是不愛 147
Tell Me Yes or No
- 7 | 破船 174
The Found Boat
- 8 | 行刑者 192
Executioners
- 9 | 馬拉喀什 215
Marrakesh
- 10 | 西班牙淑女 239
The Spanish Lady
- 11 | 冬風 262
Winter Wind
- 12 | 追悼 281
Memorial
- 13 | 渥太華河谷 309
The Ottawa Valley

獻給希拉，珍妮，安卓雅

一直想對你說

「總之他知道怎麼讓女人神魂顛倒。」艾特對喬兒說。喬兒聽了這話是否臉色發白，她無法肯定，因為誰都能一眼看出她膚色蒼白。現在她像個鬼魂，因為頭髮全白了，然而依舊美麗——這是她絕不能失去的東西。

「年紀或胖瘦都不要緊，」艾特步步進逼，「我想對他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吧。我只希望可憐的女人別再上當了。」

「我才不擔心。」喬兒說。

前一天艾特才答應布萊基·諾伯的邀約，加入他規劃的遊覽行程，聽他口若懸河談個不停。喬兒也在受邀之列，但她沒去。布萊基是開觀光巴士的，巴士車體下半部漆成紅色，上半是條紋，做成遮陽蓬的效果。側邊漆上幾個字：湖濱旅遊、印第安人墳墓、石灰岩花園、百萬富翁豪宅。布萊基·諾伯，司機兼導遊。布萊基在旅館租了間房，平

時也幫忙做點粗活兒，雇了個助手，剪草、修樹籬、挖地界什麼的。怎麼會搞成這樣呢，艾特對喬兒說。夏天剛開始時她們就知道他回來了。她們很早以前就認識他了。

就這樣艾特和一堆素不相識的人挨擠著坐上巴士。只不過一個下午，她已經結識好幾個朋友，答應了兩、三個人替她們把外套改大。不過這不是重點，她一心只想看布萊基。

那麼他要帶她們看什麼呢？幾個長了雜草的土堆，據說裡面埋著印第安人；一片土地，上面到處是樣式古怪、看來十分慘澹的灰白石灰岩——勉強算是植物形狀，但有點牽強——或許是墓園吧，如果你們願意這麼想的話；一棟奇醜無比的大宅邸，當初是用沽酒券蓋的。這部分他講最久。先講一段印第安人的歷史，然後是石灰岩的科學論述。艾特無從得知當中有多少是真的。亞瑟會知道，但他沒去；這裡沒有別人，只有一群蠢女人，滿心盼望偎依著布萊基走路，從這一個景點到下一個景點，在石灰岩小亭子裡和他喝茶聊天；下車時暗自期待他伸出有力的手，扶住她們的手肘，另外一隻手掃過腰間（他打算把這一招用在艾特身上，但她小聲嗆他：「我不是觀光客。」）。

他告訴大家豪宅鬧鬼，艾特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說，儘管她住的地方離這兒不過十哩。女人殺了老公，也就是富翁的兒子；至少他們都說是她殺了他。

「怎麼殺的？」其中一個女人喊道，顯然覺得十分刺激。

「嘎，女士們總是想知道方法。」布萊基說話的聲音像調了奶油，帶點譏諷，又不失溫柔。「下毒，慢性毒藥。他們是這麼說的。只是流言，本地的傳聞而已。」（真是鬼扯淡，艾特心裡嘀咕。）「她不喜歡他總有女性朋友，老婆不喜歡。不行。」

鬼魂在花園裡徘徊，就在兩排灰雲杉夾道的小徑。走來走去的不是丈夫，而是妻子，她滿心後悔。布萊基對著滿車女人悲哀地微笑。剛開始艾特覺得他展現的關切全是很虛假，所有的眉來眼去都不過是出於工作需要，讓女士們覺得物有所值。但慢慢地，她開始有另一種看法。他彎下腰對女人說話，不管她是胖得像豬、瘦得像老鼠，或者蠢得離譜都無所謂，彷彿想找出她內心的某一樣東西。他的表情溫和愉悅，卻又絕對認真、十足專注（莫非這便是男人做愛時的表情，艾特這一生是不可能看到的了），讓他看起來像是想跳進大海的潛水員，深深地躍入，在滿眼的虛空、寒冷、沉船殘骸之間，找到一心一意尋覓的物事——或許是落在海底某處的紅寶石——是那麼小而珍貴，遍尋不著。這便是艾特一直想形容給喬兒聽的表情；當然她一定見過。但她可曾知道，這表情放送給多少人看過？

那年夏天，喬兒和亞瑟原本打算去黃石國家公園和大峽谷玩，但最後沒能成行。學期快結束的時候，亞瑟開始經常暈眩，醫生要他多臥床休息。同時還有別的症狀：貧血、心律不整、腎臟也出現問題。艾特擔心是白血病，她會在晚上醒來，煩惱著。

「別傻了，」喬兒平靜地說，「他只是操勞過度。」

亞瑟傍晚時起床，穿著睡袍坐在門廊上。布萊基來探望，說他住的那間房剛好在旅館廚房的樓上，他們打算把他活活蒸熟。因此他特別珍惜他們家門廊的涼快。他們玩亞瑟愛玩的幾種遊戲，都是學校老師會玩的。還有一種地理遊戲，接著比賽誰能用「Beethoven」這個名字的組成字母，拚出最多單字。亞瑟贏了。拼出了三十四個，他非常高興。

「你覺得自己發現了聖杯是吧？」喬兒說。

然後玩「我是誰？」的遊戲。你得假裝自己是某人——真實或虛構，在世或已故、人或動物都可以，其他人得在二十個問題內猜出答案。艾特問了十三個問題，便猜到亞瑟的答案。格勒哈德爵士。

「我沒想到你會這麼快猜到。」

「我想起喬兒剛剛提到了聖杯。」

「我有十個人加起來的力量，因為我心純潔。」布萊基說，「想不到我還記得。」

「你應該就是亞瑟王，」艾特說，「你跟他同名。」

「我的確是。亞瑟王娶了世上最美麗的女人。」

「哈！」艾特說，「我們都知道故事結局是什麼。」

喬兒走回起居室，在黑暗中彈鋼琴。

春天盛開的花朵，搭啦啦，

與此事毫無關係²……

六月的某一天，艾特上氣不接下氣跑到她家，說：「猜我在鎮上看到誰了？」喬兒

1 亞瑟王傳說是英國中世紀最膾炙人口的故事，以英格蘭國王亞瑟·潘德拉岡為主角，格勒哈德（Sir Galahad）是其中一名圓桌武士。

2 十九世紀時，英國幽默劇作家吉爾伯特與作曲家薩利文合作過多部喜劇，其中一部是《日本天皇》。這兩句是《日本天皇》的主題曲歌詞。

跪在地下摘草莓，說：「布萊基·諾伯。」

「妳見過他。」

「沒有，」喬兒說，「我猜的，聽妳的聲音就知道了。」

過去三十年來，她們倆沒提過這個名字。艾特當下覺得太不可思議，過後才想到可能的解釋；喬兒有什麼好驚訝的？這一帶鄉間有郵局，一直以來都有。

「我問他太太怎麼樣，」她說，「有很多洋娃娃的那個。」彷彿喬兒不會記得這事。「他說很久以前就死了。還不只喔，後來他又娶了一個，這個也死了。兩任老婆大概都沒什麼錢。那諾伯家從旅館賺來的錢都到哪兒去了？」

「誰知道呢。」喬兒說，咬下一顆草莓。

旅館最近才再次開張。一九二〇年代，諾伯家放棄經營，有段時間鎮上把這裡當成醫院。如今多倫多來了一批人，買下它，重新翻修餐室，加一間雞尾酒吧，鋪好草坪及花園，只有網球場似乎難以回復原狀，於是在那兒放上槌球球具。夏天時人們會來，不過不是以前常來的那一批。如今來的多半是退休夫婦，也有很多寡婦或終身未婚的女

士。艾特心想，沒人會再走過一條街去看他們下船了。當然現在也沒有船隻了。

第一次和布萊基在街上重逢時，她盡力掩飾內心的驚駭。他穿一件奶油色西裝，過去因為曬太陽色澤略淡的頭髮，如今永遠黑不回來，全是白髮。

「布萊基，你穿得像香草冰淇淋甜筒。我敢說你認不出我了。」

「妳是艾特·戴斯蒙，妳跟以前只有一點不同，辮子剪掉了。」他親吻她的額頭，像以前一樣大膽。

「所以你回來看看老地方？」艾特問道，心想不知有誰看到剛才那一幕。

「不是回來看看，是打算留下來。」然後他告訴她，他如何得知旅館又重新開張，他這些年來做的事也差不多——在佛羅里達、班夫等地開觀光巴士。她先問他，他才提到自己的兩任妻子；但他沒問她是否結婚了，像是認定她不可能結婚。他也沒問起喬兒，但她還是告訴了他。

艾特還記得第一次發現喬兒長得很美的心情。她在看一張照片，她、喬兒和最小的弟弟，後來淹死的那個。照片中的艾特只有十歲，喬兒十四，山迪七歲，大約兩星期後

他溺斃，永遠停留在那年紀。艾特坐在一張沒有扶手的椅子上，喬兒站在她後面，略微向前傾，雙臂交叉擋在椅背上，一身水手服的山迪盤腿坐在地板上——你可能會以為那是大理石門廊，其實只不過是因為老舊的屏幕逐漸變黃，配上柱子和垂墜的帷幕，後方還有白楊木和噴泉，因而造成這種效果。喬兒為了拍照，特地夾起前面的頭髮，穿上亮藍的絲質連身裙，長及腳踝（當然照片上看不出來），上頭有繁複的黑色天鵝絨滾邊。她淺淺笑著，一派從容。看起來像十八歲，甚至二十二歲。她的美並非肉感、缺乏個性的豔麗，像那段時期經常印在日曆或雪茄盒上的美女；不，她有種銳利而纖巧的氣質，對什麼都很講究，絕不妥協。

艾特端詳照片許久，然後走出去找喬兒，她人在廚房。那天是漿洗日，來幫忙的女人將衣服從絞擰機上一一拿下來，她們的母親坐在一旁休息，眼睛直勾勾望向紗門後方（她沒辦法走出喪子的悲痛；這點沒人感到意外）。喬兒給父親的衣領上漿，他在八角廣場周邊開了一家小店，賣香菸、糖果之類的東西，每天得換一條衣領。艾特想看看她身上到底哪裡改變了，就像相片背景也變了一樣，結果發現並非如此。喬兒彎腰坐在漿洗盆前面，不說一句話，心情很差（她討厭漿洗日，熱氣蒸騰、布料不肯聽話、機器軋輒響死了。其實她就是討厭做家事），素淨臉龐上依然是接近不屑的表情，和照片上

一樣。艾特突然之間明白了（以一種不甚愉快的方式），原來世上真的有傳奇人物，會在你最最意料不到的時候和地方出現。過去她總以為美女都是虛構出來的。星期天時，她和喬兒會去看人們從遊船上下來，朝旅館走去。一片白，令人眼睛發痛——女士的洋裝、陽傘，男人的夏季西裝和巴拿馬草帽，更別提白噠噠的陽光在水面上照耀，和一旁演奏的樂團。但細瞧這些淑女，艾特總能找到瑕疪：有的皮膚粗、有的屁股大、有的頂了個雞脖子、有的髮型呆板可笑像鳥巢。艾特絕不肯放過任何細節，畢竟她還年輕。在學校，同學都佩服她的冷靜和毒舌。如果你站在黑板前面，她會發現你襪子上破了個洞或衣服勾破邊，而且一定毫不遲疑地告訴你；她也會模仿老師唸〈約翰·摩爾先生的葬禮〉——當然是在校園的某個安全角落，絕不會讓老師聽到。

無論如何，如果是在女性遊客當中發現到美女（而非喬兒），她覺得那樣才說得過去。應該說比較恰當。喬兒身上的圍裙總是溼答答，一臉慍怒，彎腰搓著漿洗盆內的衣物，怎麼看都不對。艾特不喜歡矛盾、違和、任何神祕或極端的事物。

她不喜歡跟山迪溺斃的事扯在一起，被冠上陰暗的罪名；也不喜歡人們一直記得她父親從海灘上抱起山迪走回家。人們會在黃昏時看到她，穿著寬大的運動褲，在她家（這個家如今已遭悲傷擊垮）前方的草坪上騎車，繞了一圈又一圈。有一天她在公園